

时光中的旅行

说是五分钟，一个小时过去了。

十八岁那年，寒假，杭州百年不遇的大雪。火车晚点，从车站出来，晚上十一点多，奔杭州大学去找老同学。直穿解放路，路上人影车影几绝，偶尔看到挑担辛勤在雪地里踽踽的，一路街两边的灯火俱无，城市，城市里的人，都在大雪的夜里睡着了。静。

走过长长的解放路，来到西湖边，第一次见到了西湖。那是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湖滨路厚雪如堆，树上盖雪如被，放眼望去，整个西湖都覆盖在厚雪里，除了少年宫路旁和白堤上隐约的一排路灯，惟一眼看到的就是雪。西湖中的水并未结冰，却在雪中安静得像童话，没有风，只有安静。

没有月亮的西湖，安静得神秘而神圣，没有南屏晚钟，没有灵隐的木鱼磬声，西湖安静得像隔了一世。此时面对西湖，只有无言；每回忆西湖那时，依然无语。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何须人言？

明张岱“湖心亭看雪”写道：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是日更定矣，余挈一小舟，拥彗衣炉火，独往湖心亭看雪，雾淞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后至亭中，金陵人二人铺毡对坐，大喜，拉余强坐大饮三大白而别。舟子喃喃痴更痴者也。时光逝去数百年，而西湖情景竟与张岱笔叙惊人相似。

窗，你深深的眸

窗含西岭千秋雪，含柔情无限，含千秋雪。

窗前，女人，等待君归来。

窗前，梳妆台，镜子，女人玉容素颜空置镜中，素手轻握旧木梳，拢过浓黑的发。这是无数次卷帘的手，帘外月珑明，只是人归无期。春又过，花已落，便是镜中花瘦，明月西斜，偏是过客蹄声哒哒错。

昨夜西风凋碧树，犹倚西窗，望尽天涯千帆过，肝肠寸断处，君未归，花瘦人憔悴。等待是寂寞的，寂寞不等同于爱，但盼归的寂寞一定是情，为伊人憔悴而深深伤了自己的情。断肠情伤，何时共剪西窗，共享明月光，但见月落摇情满江树，不见春去冬来君归还。

如果说倚门等待归来，可以听闻即将响起脚步声，记忆里门前的青石板声响在心间颤着，那么临窗的盼归遥远得近乎无期而失望和绝望。窗外风景依旧，月色依旧，却少了月下共许下秘密心愿的人。门的等待，是急切里的爱，窗里的等待是深邃的情，一如那一轮明月漫漫天际，但不知君知否。

时光匆匆行进，那坐在时光里，盼着穿梭乘月归来马蹄声的女人们，无怨无恨轻别离的情郎，只将思念重叠成山，成那重洋。有多少少女，在等待的寂寞中，容颜一去唤不回。焚香感动天地，感动明月清辉泪，却感动不了那一份归期的提前，抚慰断肠的心痛，缠绵的相思诉在月色里。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江淮河年初照月，江月何年初照人，时光匆匆不停已，江月年年又相似，已是断肠日九回，仍不见君身心归。

待闲坐窗前，手捧周易，不知春去又多时。谁能是同窗共读人？

祝英台和梁山伯，三年同窗，十里相送，长亭更短亭，使山伯为爱而去，英台化蝶生死相随。

有人说，这世上最纯洁、持久、牢固的关系有两种：一种是战友；一种是同学。同学又叫同窗，同一个屋檐下，拉岁月慢慢打磨的葱茏青春和青涩的梦想，同一个窗口，放飞着关于世界、生活、未来的愿望，那是人生中最清纯难忘的岁月，时光同行，渗透进所有同窗下的细节，同吃一包面，共享一件衣，甚至同挤一床被，开怀大笑，同仇敌忾，争执面赤，或促膝长夜，关于世界，关于专业，关于未来，都大大写进那一段人生宝贵的时光里。

有一天，网络突然改变了世界，改变了生活和思维方式，当你把一个个视窗打开，当你第一次和人打招呼别人回应你，当陌生千里变得熟悉友善，当你走进世界，当世界走近你，你是否还珍惜着那朴素同窗的情谊？全世界都在窗前时，同窗延伸到你整个世界，你是不是会珍藏这世界的缘分，如世界珍藏着你？

开多少视窗，就有多少信息，就有多少同窗；整个世界，不再神奇，又变成无限新的神奇，当古老的传奇，成为窗中可见的真实，你走进古老童话般的世界窗口，你笑该沉醉，欣喜于同窗梦中人，还是惊奇又恐惧？无论怎么样，世界已在窗口中展开，改变着本属于你的一切，改变着你。

门是关闭的，只在迎接的时候打开；而窗永远是开放的，放飞着心灵，放飞着眼眸。如果说，城市是一本杂志，窗就是这杂志的封面，你看到的几乎是城市的全部。而窗一旦关闭，就打开了另一个深邃的世界，开始了神奇的内视。

唐太宗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关上窗，是在心灵里装上明镜，开启了心灵深邃的明灯。荀子曾说：吾日三省吾身，则智达而明无过矣。人类的智慧惊人相似的是，西方心理学提倡的内省法，用科学佐证了我国古人的智慧：向外寻求原因，是消极；向内心寻求答案，才是积极，是健康人生的基础，也是成长的关键。用心才是的明镜照亮自己，三省吾身，才是打开心的眼眸，让悟性通达，神游四海而智慧无限。乘风而来，人来自自然，随风而去，人归于自然，人和自然的密不可分，天人合一之时，风云际会之际，灵台一片空明，自然的萧声响起天籁，如你歌声响在月下的甜蜜，等待将带着笑，就像雨会是欢喜，月是团圆，天涯是咫尺，回眸处，就是笑颜绽放的你。

人不难有知人之智，却难有自知之明。人最难的是向内看，人做的事情一辈子就是向内看自己。那盏灯，是灵性，是天眼，洞悉着人生，而洞悉人生和自然。过去，未来，现在，十方四世都是当下的你。

庄生晓梦迷蝴蝶，沧海月明珠有泪。

庄生梦蝶，不知身为化蝶，或是蝶化为身，因此彻悟了鲲鹏九万里的瞬间。

当网络视窗打开，相邀庄周、老子、孔子等先贤旧圣促膝共谈人生真谛，当归期已至，西窗共烛，当时光穿梭，历史复活，跨越千古，无需重洋，心更远重洋，何由泪再洒重洋，千帆过尽而断肠？

窗依旧，窗前明月依旧，你的歌声依旧，等待仍依旧，但愁肠已解，西风过处，明月高悬，万籁入梦乡。

张岱曾喻西湖为名妓：“西湖则为曲中名妓，声色俱丽，然倚门献笑，人人得而嫖妾之矣。人人得而嫖妾，故人人得而艳美；人人得而艳美，故人人得而轻慢。”不像张岱痴心的人，难以感觉西湖为盛光明媚的女人。如苏轼曾将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间，水光潋滟山色空濛之境变幻倾国。其中倾注着多少对西湖的喜爱和怀念，无法猜度。

而我宁愿将雪中西湖，看作一尘不染的处子。心血来潮、起心动念时，让心胸一尘不染的纯净圣洁的西湖，这才是绝世之美的西湖。似温婉，实宁静空灵得不知如何感受，看寂寞，似包含着自然深邃的空无；本来无意，却让十八岁的美，长留岁月中；那将羽毛而去，分明又坐落在人间的湖，众人梦里千寻，情人心尖百度。千万次回眸，雪中的西湖，在时光里永恒。时光的永恒，从来就是美的永恒。

那一夜踏着湖滨路上的雪，安静而激昂。断桥上的白娘子，正由赵雅芝演绎着天人间的深情缠绵，爱情的力量便是天意也不能逆转；长桥上祝英台和梁山伯十里相送不舍，直把尺长之桥送成杭州著名的长桥，终以化蝶之美而绝唱世间。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而春有白居易的山寺桃花盛开，秋有启功先生大笔下平湖秋月，冬日里依然茶花灼灼九里松松下郎马青聪地相逢。飞来峰静看人间烟火，灵隐寺枕闻钱江潮涌，三生石里一相逢，缘与遇早定五百年前。西湖所有的美，似乎都是雪夜西湖的伏笔，难比那惊世骇俗，圣洁剔透，夜色下厚重覆盖的西湖。走过湖滨走过少年宫，直向那杭州大学大门，一路厚雪，一路雪中湖景。天光放

亮时，正感觉雪后的晨曦破晓而出。

我说只是五分钟，转眼间一小时溜走了。时光永恒不止，而生命就像被风干的过程一样，剥蚀了葱茏的岁月和青春。感觉，情感，理性，直觉，随天性而来，又随时间而去。生命像一棵兀立风中的树，风来摇曳，风去无痕，时光赋予年轮的同时，无情地带走了岁月，也带走了郁郁的青春。依然感觉敏锐、更敏锐，依然感情细腻、更细腻，理性渐渐成为感觉和情感的帮凶一样的固执者，直觉错了百次，依然骄傲在在心，树却老去了，就像人老去了。时间这样无情。

可以用时尚和前卫包装得年轻、快乐，甚至尊贵奢华，但每天努力回忆起快乐，沉浸于快乐，时间依然无情地带走了时光本身，更带走了属于树的年龄和岁月，让树在风中兀立着寂寞，也带走人的青春，让人额上沧桑累累，让目光也随着心和岁月一起沧桑。沧桑同样浸入所有的尊贵和奢华，一起在风中被侵蚀而沧桑累累。风，像是时间逃逸的帮凶。

巩固成了天皇巨星，章子仪又是一国际巨星，小燕子在千家万户的电视里翻飞，张学友、刘德华四大天王皱纹交现。时光能粉碎所有人心中的偶像，我我都不再年轻，沾染着无数诗人墨客的日和月，虽风雅如故，却也不抵时光的无情。而千年等一回的白娘子依然在凄婉热烈，祝英台化成翩翩飞舞的蝶在钢琴上敲进多少人的梦想——和时光对峙的故事和情景早已胜过一筹。

匆匆的时光里，生活就像一次和时间伴随的旅行，实质是一次时光的旅行。不论旅

行的脚步走到哪里，时光都会带着我们前行不休、直达终极。也许天涯海角，也许梦中故土，或者是那被称为地狱和天堂之处。

惟有那雪中的西湖，如那夜的初相见，不增一分，不减一寸，绽放着最初的神圣安详。我只能说，十八岁的青春，如真能停留，就停留在那一夜，那夜中的湖，那形而上的美的体验，清晰又不可思量的，如在情人心尖颤颤不已的鹅黄嫩色，明媚，原来是用岁月沧桑沉淀下的酒，醉一生，又醉了岁月？

我总是轻率地说五分钟，又一小时过去了。

时光总是无情剑，割裂了破绽百出的记忆。而记忆中的美，仍依然如初相见。风景如风水，风水轮转不休，风景却如倾城容颜依旧。十八岁后，又是一岁，又是一年。岁岁年年中，容颜唤不回临安暖风，今日山外青山楼外高楼，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山寺桂子月中落几回，枕上潮头年年惊回千里浪。惟时光流逝，绝世之美不休。

26年过去，我终于想到时光的秘密：时光也在老去。尽管时光的脚步快到让人无法察觉它的容颜沧桑，但匆匆行走的步伐里，看似无情的时间天色，时光正在你眉心穿梭起一个晨曦，又一个夕阳时，败在你永远年轻的明媚里，宁静而圣洁。

多少个小时过去了。

即便时间也老去，但匆匆的脚步依然永恒不止。我只有化身时间中，与时光同行，无御风而行千里，更无暇顾及百代过客，只将心，将记忆，都融化在你的美里。方能胜日闲步，对你说：何日把盏，与君畅饮三大白……

项常富散文作品专辑

爱在第一念

禅是月，不是指月的纤手。禅是天上的月，不是云使月运的景。禅在山，在水，在衣食住行。终于，没有人能说清禅。形而上的禅，总是充满玄机的，花在镜，月在水中央。慈悲说：每日清晨醒来的第一念念禅，就悟了。同样没有人能说清爱，只能说爱是人的天性，是近于形而上的体验。只有明师教导：与爱走得最近的，是梦，是一念。于是，有了梦中念念相续，有了醒来第一念的你。

天井的围墙上长着盛开的蔷薇，自然生长的，也自然无暇顾及，只是风中摇曳着，蔷薇枝太长伸到天井时，舍不得剪掉，就把它带卷到墙上，蔷薇越来越茂盛着怒放着。那是大病愈后，身心如深井静水，恍然一切人事都远，朋友曾再三劝自己去报社一展所长，他不知非我无勇，而心如风吹不到的深井之水，没有了波澜，每日跟随着时钟的脚步，虚空、遥远、寂寥。偶尔淡然无心于事的自己，捧着老子《道德经》形而上外，告诉自己：无为无不为，就是这样了。

夏天的夜晚，房子周围的绿色借着路灯透进纱窗，人靠在床上懒散着，想念远方——总喜欢一个人关了灯散散地靠着，心闲如水，栗树宽大的叶影照进了屋子，丛生的蔷薇花影在墙上斑驳妩媚，摇曳得零碎迷离。那一夜的蔷薇花影很固执，顽强地投在屋里白墙上，妩媚得让人心碎，孤独的花影倾诉着生和死的扑溯迷离；从不为人所关注的孤独，生存的权利和结局，只忌于人心一念，这就是蔷薇花不可避免的会遭受千刀万劫的定数。即便如此，生时仍要在所有的时间展示生机勃勃的灿烂。蔷薇的娇弱，像一个弱小的女子，但没有哀怨，而是日夜不停地展示上苍给它的妩媚风华，让夜色妩媚得比自己更生辽阔鲜活。恍惚之间，思已茫然：平日不曾关注的让人颤动心弦的蔷薇，因微弱，所以强大。蔷薇的影子，原是开启智慧的一念。似是命数中的必须，激活心弦的是小小的蔷薇。

带着安全和闲适，照例穿过厚厚的绿树花草，去花坛边一家便利店购买些小用品，看店的是一个年过花甲的老大爷。低头付了钱，习惯性地谢谢，老大爷认真地说：“应该谢谢你！”被他口中的友善和热情感染，抬头，夕阳正从窗口照进小店，斜照到他的侧面，将他的脸照出金色灿烂光晕，他的笑容温暖而灿烂。猛转身，泪扑面而出。有一种境界叫枯禅，虽然心静物我两忘，但厌生厌死的无生趣——心静生发的不一定是智慧，淡薄如沉寂得枯干的树。数年静养，心早远离了一切温情，名为心静，但背后却深埋绝望的孤独寂寞。这一切在他的笑容里瞬间瓦解，分离崩析一般的，化成挡不住的泪。一段日子后便利店不见经营了，走过花坛时，满屋的夕阳和笑容，如满面泪中蔷薇花影，灿然在目。

冰风过后，冬日午后的阳光照进树丛，宽大的树叶，在阳光下

天井

快春节那天，厚雪积压在天井的雨篷上，发出清脆的声响，雨篷上露出一个大窟窿来。街上雨篷店的师傅说，要春节后才能回来定做新雨篷。想着妻子执意不愿意让楼上冰雪融化时继续把雨篷和天井弄得稀巴烂的样子，所幸街边有一家建材店还营业，只有自己动手来做雨篷了。

看清楚雨篷的基本结构，量定尺寸，买齐三角铁、铁皮（和雨篷一样大，覆盖雨篷上用）、钉锤之类回到家，开始动手。二十年没干这样的体力活了，好在雨篷的结构没太多技术含量，凑合叮当。先横七竖八地拆了旧雨篷，站到高处又横七竖八的固定好三角铁，覆盖上铁皮，上再覆绿色旧玻璃纸，固定，大功告成，耗时一整天，雨雪天里出一身汗。想起大学新概念英语中一文，说一成功人士特爱讲自己的奋斗历程，从修自行车，开自行车铺，到修飞机，最后拥有自己的飞机和航空公司，踌躇满志间，妻子大喊家里的割草机坏了，赶紧跑去修理。男人动体力机械，似乎是天性，这天性就像女人天性总能命令式的口吻，把丈夫指挥来去。

重新做好新雨篷后，天井高而亮起来，牢固得让妻子很放心，很满意。我却在想着，一年四季在城市里，能有二十米见方的天井，日间

烘照下，透明起来。透明得难以言说，充满灵气，不着痕迹的色彩般，分明是来自梦境中的眩，飘飘地挂在枝头。有一些景象，可以摄入眼睛，可以存在记忆，却无人能用色彩描绘，语言更是苍白的，那一刻的此刻，只能用心神感悟着那透明的语言，和冬日灿烂的神来一笔。那就是心念，感动的，感激的，感恩的，全在那一念之间，弥漫在空间里。一念，是冷暖的分水岭，俨然遮蔽冰寒，而送出冬日里温暖的灯盏。

曾有一老太太，膝下两个女儿，大女儿卖鞋为生，小女儿卖伞度日。老太太每天陷在愁苦中。一禅师问她为什么，老太太说：天晴的时候，我担心小女儿卖不出伞，生活会有困难；下雨时，我担心大女儿卖不了鞋，日子会没着落。禅师说：天晴的时候，你想到大女儿能卖出鞋了可以开心，下雨的时候小女儿能卖出伞了你也应该开心啊。老太太终于破愁为笑。

以荷妮的《自我的挣扎》审视内心，所有的故事其实都是没有结局，你我都跳不出那一份滚滾而来的挣扎，而挣扎多源于自我设置的障碍。禅师提供的答案，是把挣扎简化为可解决的行为方式和心境，而心境的挣扎，却会在镜中纠缠得越来越深，最终找不到天晴天雨的路。捆绑自己，远比释放自己要容易得多。人生往往就是自我捆绑和自我挣扎的过程。有人求道，三十年桃花盛开时，见桃花而智慧圆满。而我从苦苦寻觅到自我挣扎里，总是在劫难逃的宿命。可感动生命中的激荡，可感悟人间温暖的夕阳，冬日的灯盏照亮晴和雨的转换，我却感动不了你，就像我心如石的固执，感动不了自己。

于是，我静坐冥想。不为求道，为心靠你更近。

于是，夜深，点上一炷香，用敬畏的心梳理好心的清静，端坐，放松，守戒，冥想，在深深的夜色中，等待你的来临。月亮升起来的时候，从遥远缥缈到清晰入耳的歌声里，听从内心的召唤，思念的经文，重复千万遍，不为感悟，为能轻触摸你青葱般的指尖。小心翼翼地听着你每一声低沉细语，夜中情景和时间，都定格在那瞬间的心念里——倘若你不能来临，我只想靠你更近。心有八层，你的笑声已在第六意识里响起，我右手牵起你的嬉笑，左手捧起你的记忆，眉心是过去的念起，心尖里颤着的是你绝世容光。春雨桃花时我许下最真的心愿，夏日莲花前我试着让相思如莲花纯净，秋日的桂花香飘满了一城，那时你又远在天涯，冬日来临时我行走再行走寻找曾火热的誓约，不曾想江南雨纷纷总将它刷成檐下的戏言。我只有让你缓缓进入到第七层的梦，无谓悲情，了无伤怀的，从白天，到梦里，已全然是关于你的心念。甚至不为悟性的增长，虚室的灵光，而只习惯了静坐，冥想，养着身心，养着你，养着关于你的唠叨和灵性，你的雕塑般的容颜，和你的每一个传奇。

清晨，曙光将会照临。醒时第一念，从梦中穿越而来的，能还原着梦境里的你，无论梦在光明还是黑暗，或沉重，或轻灵，梦中我或笑声朗朗的期盼，或含泪湿巾的心事，那一念中，却只有明媚如初的你。近乎形而上的，君临天下的你。

是夜，万籁俱寂。风已入禅，心已入禅；月已入禅，情也入禅。

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刘长卿《逢雪宿芙蓉山主人》。

大雪，柴门浅掩。茅屋内烛光如豆，投宿后的诗人想着闲散的心事，大雪纷飞不止，但闻门后犬吠，风雪中主人归来。柴门，风雪，给诗人的灵感，隐去了白屋贫瘁，而日暮苍山远，丰富了灵感的由来。此时的柴门，在诗人的眼里，就像是一道打开灵感宝藏的玄关，诗句在芝麻开门中信手拈来，绘入画境，成千古佳句。诗人的心事和灵感，常人总是无法猜度。

以常人心体悟诗人心境，是南辕北辙的错路，至少是大弯路。人生路上的大弯，一个就是25年，9岁习书法，至19岁二时放下笔至今。25年过去，重归于宁静的今日，才知书法，恰是给了自己一段最专注宁静的时间，也是手中灵感喷涌的岁月。纷繁的日子，快得在额上留下沧桑，没有留下其他，也没有悟得的灵性。离诗的灵感远隔万重山时，回顾，给人泪满衣襟的慨然，对诗人悟性和境界油然敬意，至于敬畏。

“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贾岛《题李凝幽居》。

贾岛于路上沉醉在“推”和“敲”时，推敲出了千古之句。推敲，和沉浸推敲中，本身就是专注的别名。灵感和悟性的习练方法，有加法 and 减法，也是人生智慧之悟得之法。老子崇尚无为无不为的道法自然是减法，智慧高者用之，我辈凡人，修习和钻研常适用加法；用更多的时间、精力专注其中，渐渐思考，逐步推敲，终一天能突然悟得妙言一句，所谓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其关键无非是，我们的心能不能通过专注而让悟性渐强，最终能契合天成之文章。灵感和悟性，都带顿悟特征，之前的推敲积累，却是个漫长的加法过程，漫长的新修路程，能多专注、能走多远、能承受多少因此而来的寂寂寂寥，沉寂的心才能回报多少顿时泉涌的灵气妙文。

所以专注的本质，仍是减法，是为了减少过程中纷扰的一切干扰和阻碍，阻挡纷扰的知、见、风、雨、尘嚣、声噪。灵性就像神圣的殿堂，而步入其中的首先进门，其次是走过深深的殿堂之路，能抵抗外界的多少纷扰，就能有多专注，又决定着能否入门，和入门后深入殿堂的程度。所以加法，其实是减法的另一种形式。非老子智慧丰盈之人，皆以加法起始。《大学》说：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止，即专注一念、心不随物转欲移。

专注并非世外脱俗的方法路径，而是人间脚踏实地的每一步。

万丈之台起于毫末，珠穆朗玛峰是从海底升起的世界绝顶。从海底到世界之巅，时间何其漫长，等待住往销蚀勇气，诱惑扑面时，总能以极度的快感诱人沉迷。朋友说，一切棋牌娱乐皆感官，非灭人欲之说，而是世界，尤其是精神的支撑，总是需要信仰般的虔诚，至少是虔诚般的心境来细密契合万事万物的本原。高高山顶立者易，深深海底行绝难。有人说，太阳的升起，和月亮不同。月亮总是冷冷地挂到夜空，而太阳的升腾，是个炽热的慢慢的孕育过程，孕育着天地之间的能量，推动着巨大无比的力量，慢慢升腾在晨曦中。如珠穆朗玛是有人的精神，那种超乎寻常的坚毅，需要孕育多少光阴，才能屹立世界之巅，成为女神，感受巅峰审美快乐？而这会给我们什么样的震撼和臣服？

“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杜甫《绝句四首》（其三）。

当专注的时空瞬间，物换星移时，诗人才有了超越千秋万里时空的磅礴，文学的美在于悟得后的一语两句，便把诗人十年人生感悟，一生的风景、智慧，都表露无遗。所以常有李白豪放的“天门中断楚江开”之天门之势，“高斋至天门，日观近可攀”的摘日摘星之瑰丽宏伟，有“采秀卧王屋，因窥洞天门”之洞悉天机的领悟。时间、空间、日月、山川、天地人，自然是人生命的本原，也是人智慧的宝藏，当人的灵性和智慧融合迸发时，天人合一，妙语泉涌，是自然对人的专注的灵性智慧的最好馈赠。

诗人将自己心意投注在自然朴素而瑰丽的大美时，更将自己的灵性的心境，注视在社会人生，“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李白眼中的玉门关是长风几万里悲情豪迈；“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戴叔伦心念的玉门关，是军士报效国恩的生死之门；“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王昌龄笔下的玉门关，是对常年战争的悲叹。同是门，映出的心情，释放的悟性都有着古代大儒之士的悲天悯人的情怀。小心：沉沉迷欲歌舞，匹马抱关弓断弦”，陆游眼里的朱门，是腐朽的界限，包含着对百姓的体恤之心；“黄莺不语东风起，深闭朱门伴舞腰”，温庭筠的朱门，是对奢侈生活的揭示。“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崔护此门，尽人间恩爱离合的绝唱。

诗人从推敲的专注里默默来悟，十年一己的奉献着灵性，方便古代的诗之瑰丽，词之绚烂，留给我们后人的传世之美的时候，又把人生、生活、艺术、悟性、灵性，都毫无保留的给了我们玄妙天机的启发；诗的推敲，正是美的极致之毕经；沉浸的专注，才是获得悟性的正门正道。门里妙笔生花，门内传世佳句宝藏如山，能否授教于传统经典，守持于推敲专注，领古人之精妙，悟当今生活艺术之本质，全在自己。

人生的岔道弯路很多，人生却没有很多个25年，诗、诗人、艺术、灵感，能走入这门中，哪怕门门立雪的决心，你我何尝不可再现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的古朴萧索的化境，又何曾不能“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的天人合一的时空感悟，和长风万里度玉门的人生豪放快意呢？

的神奇就是那时候发现的；独立时，往往是鸡最轻松的休息时候，或者闭眼打盹，甚至睡过去的时候，鸡独立的一足挺挺稳定，像傲风凛凛的勇士。鸭子偶尔叫几声，没有孩子故意逗闹的时候，鸭子一般都很安静很乖。狗最通人性，夏天里不吵不闹，只是伸着舌头大喘气。

天井里最有趣的事，是过年时候几家人一起做年糕。那磐石般的石臼，被几个“大力士”搬动摆弄好，洗干净了。米在蒸笼里煮熟的时候，倒进石臼里，一般都是力气最大的人，开始高举足有 60 斤重的石杵，往石臼里锤击熟米。大力锤一下，帮手就翻一下成块的熟米。铁杵都能磨成针，等大力士满头大汗的时候，米变成了黏黏的一团，抱出来开始切成年糕了。每次做年糕，都是孩子们好奇而开心的聚一起观看的时候，跟着大人嬉闹闹时嬉笑。偶尔用手去摸摸大石杵，偶尔也用尽力气去搬那大石杵，当然搬不动。于是，眼光里对大力士充满了崇敬和崇拜。

城市里的天井的晚上，几乎是属于我一个人的，放松，随意，闲适，与天地同步。看看星星，看看月亮，静听风，细听雨。再听内心的思绪。

自然，总是让人回归到舒适，舒适于生活来说，是一种朴素的美，朴素到察觉不到时间的流失，朴素到藏着天机。